



静静的顿河 (二)

静静的顿河 (二)



原著 [苏]肖洛霍夫
改编 沈治平 韩幼文
绘画 黄云松 张昌洵
付东黎
封面 杨宏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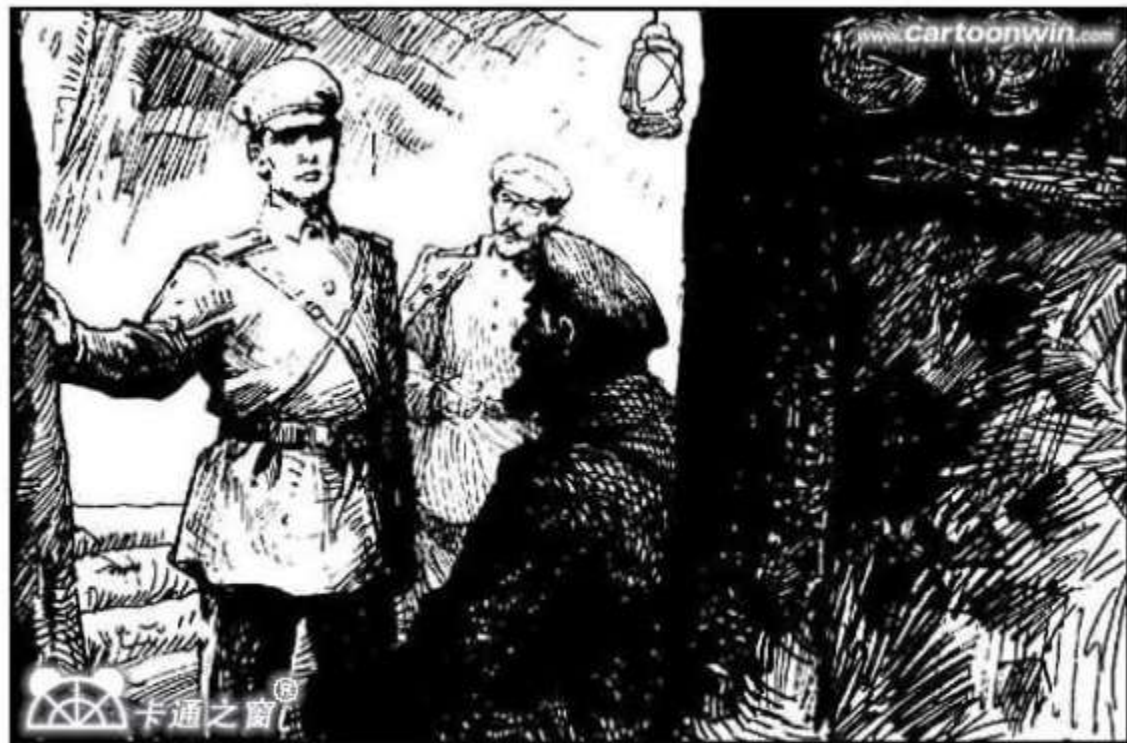


内 容 提 要

一九一六年底，整个俄罗斯酝酿着一场革命的风暴。在前线作战的士兵由于艰苦、思乡和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工作，已处于瓦解状态。第二年二月，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取得了政权，迫使沙皇退位，但他们联合一切反革命势力妄图消灭布尔什维克。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终于推翻了临时政府。只是俄国还存在着各种势力、局面和人们极度混乱的思想。葛利高里也处于矛盾和痛苦之中，在两大阵营之间徘徊着……



1. 一九一六年十月。风雨肆虐着林木围绕的洼地以及那片丛生着赤杨的池沼。战壕里到处是冰冷的稀泥。被相持不下的残酷战争拖疲乏了的战士，正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兴奋地传递着一张张传单。



2. 黑夜带来了死一般的静寂。在一间土室里，几个军官聚在一起议论即将撤防的消息。已经当上了少尉的彭楚克冷冷地说：“士兵们已经开始厌战，把我们这些哥萨克撤到后方去，是为了前线一旦发生骚动就派哥萨克去镇压。”



3. 叶甫盖尼这时已提为上尉。他嘲笑地对彭楚克说：“只有布尔什维克才宣扬这种战争失败主义。”彭楚克坦率地承认：“我就是个布尔什维克。真正将要失败的是沙皇制度。”



4. 接着，彭楚克取出一篇列宁的文章来念道：“……为解放工人阶级起见，应以火与铁来毁灭这些东西……假使有了革命形势，那末就应准备建立新的组织并采用极有利的杀人武器，以反对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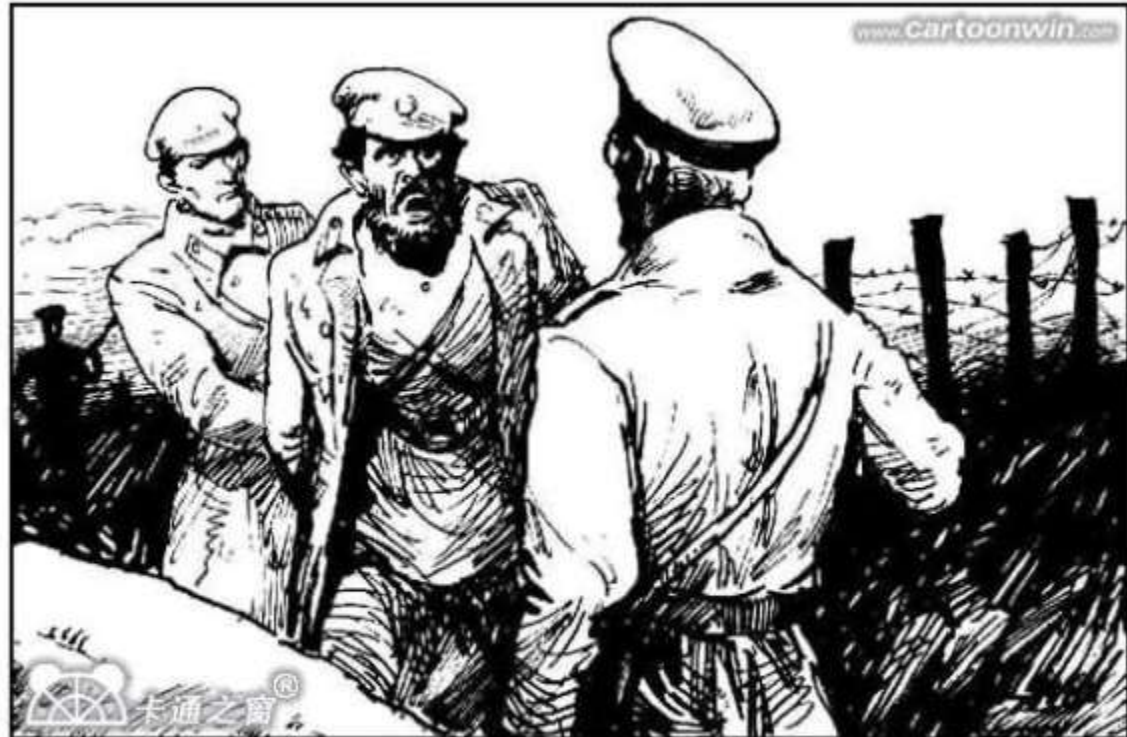
5. 彭楚克离开土屋子后，叶甫盖尼立即向师部写报告：“……大人，以前向您报告的推测，今天完全证实了……他是奉布尔什维克的命令来我团进行秘密工作的……我建议应立即逮捕他。”



6. 彭楚克回到自己机枪队的当夜，在门口烧毁了一堆文件，往裤子口袋里塞了两瓶罐头和几把手枪子弹后，离开了部队。



7. 第二天，叶甫盖尼又收到了一名上士捡到的一份传单。上面赫然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士兵同志们，该死的战争已经延长了两年之久……掉转枪口来反对沙皇、地主、工厂主……”并且得知彭楚已经出走。



8. 叶甫盖尼打电话向团长请示，决定在各连进行搜查。但仅仅在一个哥萨克的军大衣口袋里搜出一张揉皱的传单。这个哥萨克申辩道：“我不识字，老爷，我是捡来卷烟叶用的。”



9. 这件事总算平复了，但战壕中不时传出士兵的歌声，“噢，我的故乡，我再也见不到你啦，请放我回家去吧，回到亲爱的父亲那里，亲爱的母亲那里，也要去看看年轻的娇妻……”从中，叶甫盖尼感觉到了厌战情绪。



10. 三天之后，彭楚克来到了一个大商业市镇。他拐进一条胡同，用暗号敲开了一间低矮屋子的门。一名身穿制服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经研究，组织上决定派彭楚克到另一连队去做工作。



11. 在乌拉吉米洛一线，特别军团（原十三军团）和德国人展开了激战。双方势均力敌，伤亡都十分惨重，形成了相持不下的拉锯局面。



12. 这时候，鞑靶村第三期入伍的哥萨克组成的特别连移动到这一带来了。步兵“丁钩儿”遇到老乡，像鸭子一样摇晃着迎了上去：“你们不认得我了吗？忘记我了吗？”



13. 他们在一起谈起了铁匠奥西普，“丁钩儿”叹了口气说：“我们这样子拼命，也不知道是为谁去发威风，要是奥西普在的话，他会替我们分析明白的。”老乡们告诉他：“他在西伯利亚，蹲监狱哩。”



14. 司托霍得河下游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葛利高里所在的第十二哥萨克团驻守在一片低洼的荒野地区。不知怎么的，他失眠了。他索性走到战壕后面的那片树林子里去了。



15. 他躺在土岗上，望着北极星，想起了到亚果得诺叶去看阿克西妮亚的那一夜。他怀着刀割般的疼痛想起了她。那被他用马鞭抽起紫痕的脸；那闪动着火焰般爱恋的眼睛；那撩拂他脖颈的迷人的发卷……



16. 他想起了和阿克西妮亚断绝关系之后，在家里度过的几个星期：夜里，娜塔莉亚那为了补偿以前冷淡而使他难堪的亲热；白天，是家人和同村人几乎谄媚般的照顾和尊敬。这都是因为他是村里第一个得到乔治勋章的人。



17. 尤其是和仇人司契潘相遇的事，更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次，德国人包围了他们，司契潘腿部受了伤，躲进丛林里急急忙忙地把制服脱下来，以便化装成一个步兵。因为德国人是不会把哥萨克活着俘虏去的。



18. 葛利高里在良心的支配下，掉转马头冲进丛林，把司契潘扶上了鞍子。在德国追兵的枪林弹雨之中，他俩合骑一匹战马，好不容易逃离了死亡的厄运。



19. 在一处树林里，他俩停下来休息，司契潘说：“葛利希加，咱们今天进攻的时候，你听见了吗？我从后面对你开了三枪……可惜没打中。你救了我，谢谢，但我还是不能饶恕你。”他们仍和从前一样，没有和解而分了手。



20. 葛利高里牢牢地保持着哥萨克的传统，一有机会就表现出忘我的勇敢。去年五月，在奥里霍甫琪克村附近，他在一次冲锋中打倒了一个高个子德国中尉，俘虏了三名德国步兵。



21. 去年七月，他跟随哥萨克一个排，在鲁司卡亚附近夺回了一个被奥地利人俘虏去的哥萨克炮兵连。在战斗时，他独自冲到敌人后方，用手提机枪对着反扑的奥地利人扫射，打得敌人四面逃窜。



22. 在另一次白刃战中，他抓俘了一个肥胖的奥地利军官，把那个军官横放在马鞍上向前奔驰，把他吓得浑身哆嗦。还有……他觉得在战争初期对人类的痛惜心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心肠变硬了，变得无情了。



23. 他冷淡而蔑视地玩弄别人和自己的生命，因此得到了四个乔治十字章和四个奖章。但是他知道，他很难像从前一样欢笑了；很难面对孩子纯洁而明亮的眼睛了。他知道自己对这些勋章和几次升级是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24. 他索性趴在土岗上，让回忆的思绪一直伸延到遥远的童年。在奥地利人的战壕里有人弹着吉他。被风吹得飘忽不定的音调，悠悠地飘了过来。他接连抽完两支卷烟，才慢腾腾地走向自己的土屋去。



25. 十一月七日，第十二团向“三二〇”高地发动了进攻。葛利高里失去了往日的平静，突然冒出要转身逃跑的念头。“锅圈儿”提醒他：“你脸色发黄，是不是病了？小心……”



26. 在敌人的第一排齐射之后，葛利高里中了弹。一股热血从肘关节处流了出来，这使他变得软弱无力，好不容易跌跌撞撞地跟随着后退的连队，跑进了一片松树林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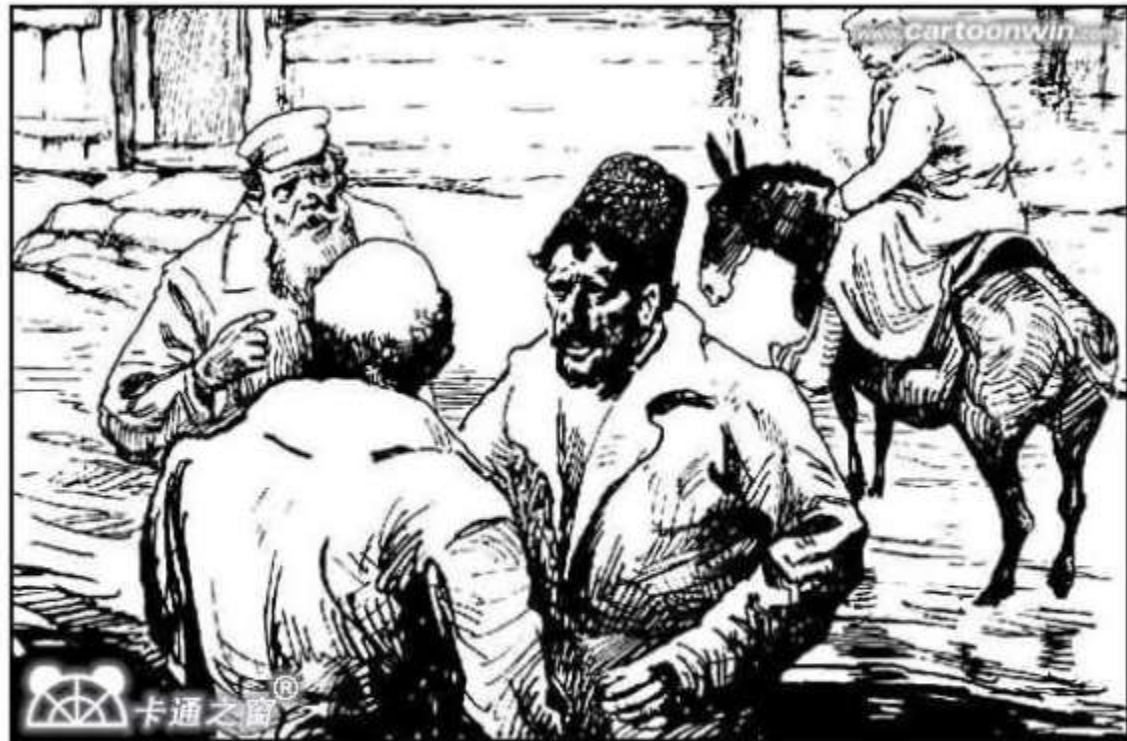
27. 葛利高里又受伤了。而在后方九月的一个晴朗的日子，娜塔莉亚为他生下了一对双胞胎。潘苔莱欣喜若狂：“儿媳妇给我生下了一个哥萨克和一个姑娘。太好了！主啊，老天爷！对这样的情义我怎么报答你呀！”



28. 但是战争明显地损害了乡村的经济。那些失去劳动力的人家，许多敞着门的板棚、破败的院落都像大张着嘴，显出丑陋的模样。潘苔莱的日子也不轻松，一年半前就向谢尔盖借债度日了。



29. 正当潘苔莱沉浸在得到一对孙儿女的高兴中时，谢尔盖通过法院来逼债了。幸亏得到了亲家米伦的资助，才得以偿还。不然就得典卖家产了。



30. 即使像谢尔盖这样的财主，也开始惶惶不可终日起来。三月初，村子里沸沸扬扬地传说着推翻专制制度的消息。人们议论纷纷：“咱们要过没有皇帝的日子啦。”“那么要成立什么样的政权呢？”



31. 由于沙皇签署了退位文告，军队上层情绪惊慌，而士兵日益厌战，重返前线继续作战的命令，遭到了公开的抵制。有些连队开始骚动起来，在军官们解除武装的恐吓下，才勉强平息下来。



32. 彼得罗和鞑靼村的几个老乡，就坐在这列骚动不安的火车里。大家忧心忡忡地议论着：“村里只剩下老头子和小孩子啦。仗要打到什么时候呀？”“新政权还要把仗打下去哩。”“他们不会长久，就会内讧的。”



33. 七月十九日，临时政府任命科尔尼洛夫为最高统帅，大家都吃了一惊。他强硬地主张实施军事政权，并给军官们提出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这三者，究竟跟谁去？叶甫盖尼也在思考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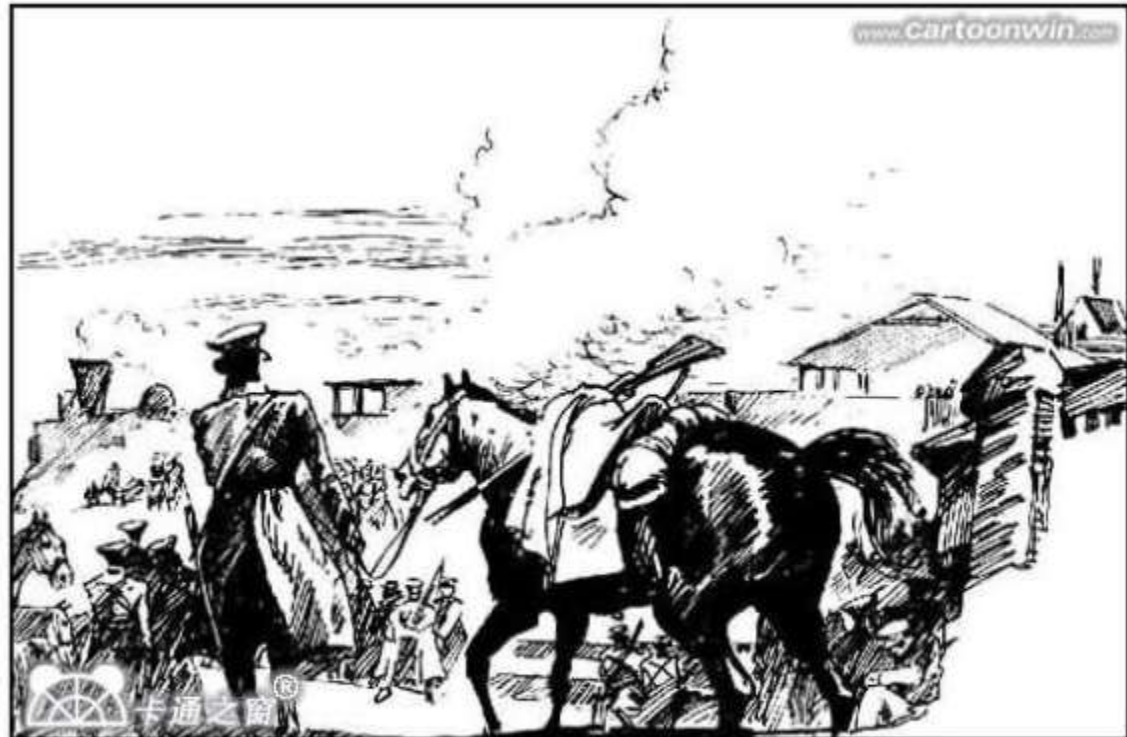
34. 一个在“二月革命”后被士兵选进军事委员会的小个子兵对叶甫盖尼说：“布尔什维克不会拿走我的土地。我只有丁点儿……可是，大尉老爷，您的爸爸有一万亩……”他的话使叶甫盖尼下了决心。



35. 大部分军官都主张跟科尔尼洛夫。但他们也担心，就如叶甫盖尼讲的那样：“军官们和哥萨克之间隔着一道墙，现在哥萨克都一个个受了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咱们拥护科尔尼洛夫是为了和布尔什维克进行战斗……”



36. 陆海军最高统帅科尔尼洛夫要按照自己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前进。他把参谋长鲁科姆斯基将军召到了大本营，告诉他：“把第三军调到彼得格勒去。在必要时把苏维埃全体人员统统绞死！”



37. 往彼得格勒移动第三军，在八条线路上拉成很长的距离。一路上，遇到铁路职工的顽强反抗，兵车不能及时开出，车站上挤满了各种民族的各种兵种：哥萨克，龙骑兵，山民士兵……



38. 一列向彼得格勒开去的兵车，车厢里坐着第三军的一个连队。当大家得知是去镇压什么骚动时，士兵突然沉默了。“刚出火炕，又进地狱！”过了好一阵，一个士兵喊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39. 从前在谢尔盖的磨坊里当机器师的伊万，就在这连队里。消息不断传来：科尔尼洛夫准备接管临时政府；克伦斯基又宣布他为叛徒。“地主打架，哥萨克受苦！”士兵们愤怒了，推举伊万去向连长问清情况。



40. 连长反复强调，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士兵们更愤怒了，于是在一个小站纷纷下了车。脸色苍白的连长赶来问：“这是干什么？”伊万毫不含糊地回答：“我们不再听你的命令啦，就是这么一回事。”



41. 过了一个钟头，连队全副武装地从车站里走了出去，担任指挥的是士兵们选举出来的伊万。他们又重返前线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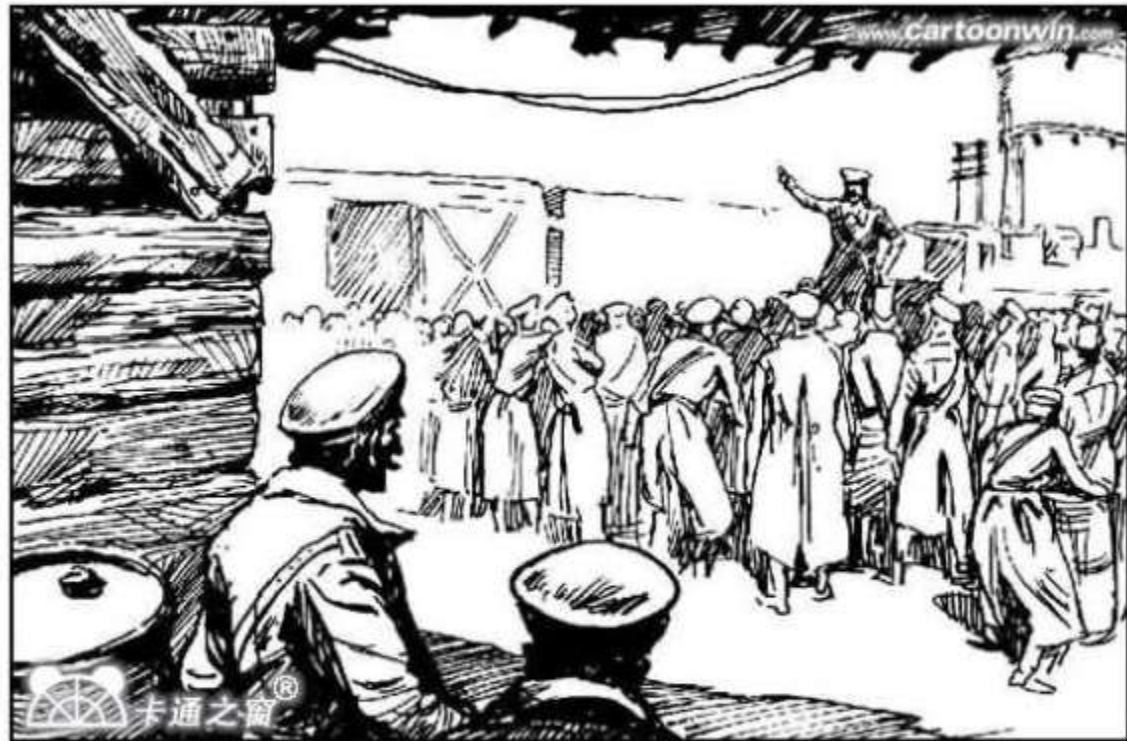
42. 由于铁路遭到破坏，一列兵车停在纳尔洼。彭楚克在一节车厢里找到了原来第三排的弟兄们。他对围上去听他介绍情况的士兵们说：“你们知道，为什么把你们送到那儿去吗？为了镇压工人……”



43. 谁领导你们？是沙皇的将军科尔尼洛夫。他推翻克伦斯基，是为了自己坐上这个宝座。他们都想自己发财。假如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立刻就会和平，战士们就回到劳动岗位上去。资产阶级和地主都滚开去！”



44. “布尔什维克真会分土地给我们？”“他们真能把战争结束掉吗？”“听说列宁是德国人送来的……”“不，他是哥萨克……”士兵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彭楚克一一作了解释。他们一直谈到午夜，决定第二天早晨召开全连大会。



45. 一清早，整整两个连的士兵都聚集在车站边仓库前的空地上。有个军官趁机宣传：“哥萨克们，亲爱的乡亲们，为了拯救俄罗斯，我们要执行的是最高统帅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命令，向彼得格勒前进……”



46. 彭楚克挤到人群当中响亮地喊起来：“哥萨克们，我是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派到你们这儿来的。有人想领着你们去进行自相残杀，去破坏革命，去恢复帝制。千万不要去充当刽子手！”



47. 军官和士兵立即分成了两个阵营：“彭楚克少尉开过小差是叛徒！”“说下去，彭楚克！”“逮捕他！”“等一会再抓，让他把话说完！”



48. 在大多数士兵的支持下，彭楚克的讲话受到了欢迎。士兵们高声议论着：“我们不去彼得格勒，军官们想去让他们去吧，让他们去向科尔尼洛夫摇尾巴吧！”这时，越来越多的士兵聚集拢来了，军官们悄悄离了会场。



49. 有几个军官从车厢里抬下了一挺机枪，准备镇压。彭楚克得知这一消息，带了几名哥萨克围上去，很快解除了军官们的武装。



50. 一名军官破口大骂道：“布尔什维克匪帮……列宁只不过得了三十个德国马克就把俄罗斯出卖了……”彭楚克忍无可忍，枪决了这个坏蛋。



51. 十月底的一个早晨，叶甫盖尼奉命率领连队和机枪队，到皇宫的广场上。一个钟头后，又开来了一团士官生和一个妇女突击营。



52. 女突击队员抬来了一些粗大的松木，把宫门封锁了起来。士官生在架着机枪。哥萨克们饿了一天肚子，不耐烦了。大家议论着：“咱们应该退出去。要保护临时政府干什么？它对咱们没有用处……”



53. 正在这时，走来了三个水兵。他们说：“哥萨克同志们！我们是革命的波罗的海舰队的代表，建议你们退出冬宫去。你们没有保护违反你们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府的理由。谁愿意跟我们走——请站到左边去！”



54. 哗！哥萨克们全站起来，迅速站好了队，离开冬宫了。在经过宫门时，水兵向妇女突击队警告：“我们要走啦。你们妇女就有股糊涂劲儿，你们留下吧。不过，如果敢对我们背后开枪，我们就转回来把你们剁成肉酱！”



55. 就这样，三个连的哥萨克，在水兵的口令下，踏着整齐的步伐，走出宫门，向广场外走去。安静下去的皇宫沉默地送着他们。



56. 十一月上旬，传来了有关十月革命的消息。前线崩溃了。以前还是零星地开小差，现在已是整营、整团地从火线上撤退了。士兵们打开仓库，打死军官，就像决堤的汹涌的洪水，向故乡滚去。



57. 珂晒沃依和“锅圈儿”所在的第十二团，一路上和赤卫队谈判，又和无政府主义者作战，才艰难地回到了故乡。黄昏时分，他们翻上了去鞑鞑村的山坡。



58. 紧接着，另外一些哥萨克也从前方回家来了。其中有娜塔莉亚的哥哥米琪喀、彼得罗等人。他们带回来一个消息，说葛利高里投降了布尔什维克，留在敏斯克了。



59. 前线崩溃的同时，在后方又酝酿着战争。几乎所有的反革命和亡命之徒都集中到诺沃柴尔喀司克，妄图领先反动顿河人的支持，向苏维埃进攻。阿列克塞耶夫将军在这儿组织了一支志愿军。



60. 不久，被临时政府逮捕后逃跑的一些高级将领：邓尼金、鲁科姆斯基、科尔尼洛夫等陆续在诺沃柴尔喀司克出现了。他们准备攻占罗斯托夫并向顿涅茨进军。第一次国内战役的炮声已经由乌克兰吹来的风传送过来了。



61. 一月十日，在卡敏斯克召开军人代表大会。从前线跑回来的鞑靼村哥萨克，根据抽签结果，派伊万和贺里斯托尼亚出席。他俩好不容易挤进了会场，居然遇到了葛利高里。



62. 他们边询问别后的情况边听各路代表的发言。会场拥挤不堪而且秩序极糟，有人主张跟布尔什维克干革命，也有人主张和军政府谈判。代表们的发言不时被掌声或嘘声打断。



63. 直到有个代表宣读了白匪军政府逮捕参加这次大会的全体人员的命令以后，人们激动地喧闹了起来并取得了一致意见：反对诺沃柴尔喀司克的政权，选举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结果，波得捷尔珂夫担任了主席。



64. 紧接着，哥萨克们派代表到彼得格勒参加第三届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哥萨克代表受到了列宁的亲切接见，列宁热情洋溢地说：“我代表苏维埃俄罗斯向顿河流域的革命的哥萨克致敬！”



65. 白匪军政府想逮捕代表的阴谋没有得逞，只好派一个代表团赴卡敏斯克谈判。他们指责革命军事委员会叛变了顿河的传统，和布尔什维克实行了妥协。谈判直至凌晨，没有任何结果。



66. 军政府一边谈判一边命令柴尔涅曹夫带几百名队伍，配备一个重炮连，占领了两个小车站和卡敏斯克。紧接着，柴尔涅曹夫又带领白匪军，用迂回战术，向格鲁博克进攻。



67. 在柴尔涅曹夫的进攻下，顿河革命军军委员会的队伍像潮水一样退到了格鲁博克。郭鲁博夫重新组织了这支涣散的人数不少的队伍。葛利高里根据他的命令，指挥阿塔曼斯基团的一个营和另外两个连。



68. 黎明前夕，柴尔涅曹夫指挥白匪军冲进了格鲁博克。葛利高里困难地集合了一个连，迅速地向车站方向走去。忽见哥萨克密密麻麻地从那里败退下来。他抓住一人问：“往哪儿去？”那人慌乱地说：“敌人太强啦！”



69. 葛利高里的人马被溃退下来的哥萨克冲乱了。部队被惊慌情绪所控制，造成了混乱的大撤退。直至黎明时，在郭鲁博夫的指挥下，才稳住了阵脚。



70. 哥萨克开始了反攻。一支机枪队来增援了。队长就是彭楚克，在他身边做他助手的是他的女友安娜。她那两只在绒头巾下闪烁的黑眼睛，使葛利高里想起了阿克西妮亚……



71. 根据郭鲁博夫的命令，葛利高里带领两个连去截断敌人的退路。他带领部队往后开去，绕了一个大圈子，为的是不让敌人判断出他的行军方向。



72. 战斗正激烈时，葛利高里的腿部负伤了。等传令兵护送着他到达原来阵地时，战斗已胜利结束，俘虏了包括柴尔涅曹夫在内的四十名军官。



73. 郭鲁博夫兴奋地对哥萨克喊叫：“你们要遵守纪律保护俘虏的安全。把他们活着送到司令部去！”接着，他向葛利高里说：“请您去一趟司令部，告诉彼得捷尔珂夫，我要把柴尔涅曹夫保出去。听明白了吗？”



74. 葛利高里催马超过了被押送的俘虏，提前赶到了临时司令部。他把郭鲁博夫的意思告诉了波得捷尔珂夫。“不行！”波得捷尔珂夫怒吼道，“你知道他杀害过多少矿工？我不答应！”



75. 俘虏们走了过来。“你落网啦，坏蛋！”彼得捷尔珂夫朝柴尔涅曹夫迎过去。“哥萨克叛徒！坏小子！叛徒！”柴尔涅曹夫咬牙切齿地骂着。



76. 突然，柴尔涅曹夫拔出上衣里藏着的手枪，没想到子弹卡壳了。别人还没来得及阻拦，波得捷尔珂夫已抽出了马刀，用尽力量照柴尔涅曹夫的脑袋上砍了下去。



77. 俘虏们见状都往四面八方乱逃开去。彼得捷尔珂夫向押送的兵士，大声喊道：“把他们砍死……全都砍死！”马刀挥舞、枪声四响，俘虏们全被处死了。



78. 葛利高里的眼睛充满了泪水，死死盯住彼得捷尔珂夫，一瘸一拐地向他走过去。一个司令部的参谋，扭住葛利高里的胳膊，把他的手枪给缴了下来，气喘吁吁地问道：“你打算干什么？”



79. 潘苔莱把受伤的葛利高里接回家养伤。一路上，父亲为白匪军政府辩护，葛利高里无精打采地和他争论着。因为他对柴尔涅曹夫和那些俘虏军官们不经审判就被处死这件事，怎么也不能宽恕。



80. 潘苔莱故意让爬犁穿越村子，回过头来向儿子解释：“我儿子当了军官啦，怎么的，难道我不能骄傲地拉着儿子在村里跑一圈吗？叫他们看看吧，羡慕羡慕吧……”



81. 回到家里，葛利高里被母亲、哥哥、妹妹包围住了。娜塔莉亚迎了上来，快活的红晕使她变得非常美丽。她把儿子和女儿都塞到葛利高里的手里……一阵痒酥酥的激动充满了他的胸膛。



82. 柴尔涅曹夫进攻卡敏斯克的军事行动遭到了惨败之后，诺沃柴尔喀司克镇的政权就移交给顿河远征军司令纳扎洛夫将军了。他上任后，立即征召十八岁到五十岁的哥萨克入伍。但哥萨克都不愿拿起武器来。



83. 卡敏斯克战役的失败，迫使科尔尼洛夫下令撤出罗斯托夫。叶甫盖尼就夹杂在这些由军官、士官生、难民组成的队伍里。他怀着苦恼和幻想：“科尔尼洛夫会领导我们攻到莫斯科去的！”



84. 到了奥里根斯克后，科尔尼洛夫召集了军事首脑会议。他主张向库班进军，而另一位将军波波夫坚持要留在顿河南岸过冬。于是，科尔尼洛夫只得带领了部分军队向库班开去。



85. 赤卫军攻下卡敏斯克之后，安娜接受别的任务，和彭楚克分了手。彭楚克跟着郭鲁博夫的队伍，前去攻克诺沃柴尔喀司克。由于敌人撤走了，他们没有遇到一点抵抗就冲进了诺沃柴尔喀司克。



86. 接着，彭楚克请假赶到罗斯托夫去寻找安娜。小别重逢，两人都十分激动。安娜把彭楚克带回自己的家里和母亲见了面。由于共同的战斗生活和革命思想，他俩决定在一起共同生活……



87. 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了。青蛙在沿河的柳树后乱叫，黄昏时分的谢特拉珂甫村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突然，一股尘土顺着大道滚过来，尘土的后头是一队一队的步兵、辎重兵、骑兵。



88. 这是一支被德国人打垮后从前线撤下来的赤卫军。他们驻扎在村外，但是队伍中一些坏分子窜进村里进行抢劫。这些人打开羊圈，用马刀砍杀绵羊。



89. 其中有个坏蛋还闯进一户人家，拦腰抱起一个妇女……这时，她丈夫冲进来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妻子。这哥萨克愤怒地说：“你想拿什么都可以，但是别动弹老娘们儿！”



90. 赤卫军宰羊和强奸了两个哥萨克妇女的消息迅速传到了邻近的村子。乘着夜间的黑暗，哥萨克们备上马，武装起来，开始暴动了。一个钟点后，全部赤卫军被歼灭，二百多人被杀，大约五百人被俘。



91. 顿河上游的市镇和村庄都喧闹起来了：推翻了苏维埃，选举镇长和村长，并宣告独立，组成了顿河上游军区。这股冲击波很快传到了鞑靼村。“丁钩儿”、珂晒沃依、伊万、贺里斯托尼亚、葛利高里等人聚在一起商议何去何从。



92. 因为他们都曾经帮助过布尔什维克，“丁钩儿”和珂晒沃依决定逃跑，其他人想留下来看看再说。钟声响了，全村人都去村边的空地上参加村民大会。



93. 一个顿河上游军区派来的中尉军官首先发言：“……赤卫军抢夺哥萨克财产，强奸哥萨克妇女……咱们应该恢复自治，不要红色政权！”会场上发出一片“对呀”的声音。



94. 村民们一致选举米伦当村长。“把权杖接过来吧！”“你是咱们村子里的首户，不会贪污公款！”在一片欢呼声中，米伦穿过人群，很不好意思地从以前的村长手里接过了政权的标志——一把铜头的村长权杖。



95. 紧接着，那位军官又提议：“还要选举一位军事指挥官。我推荐葛利高里，怎么样？”在一片欢呼声的同时也有人高声反对：“他当过布尔什维克，我们不能相信他！”“选他的哥哥彼得罗当指挥官！”



96. “我根本不要干这种事！”葛利高里满脸涨得通红，一挥手转身走了。一片呼叫声向他后背追去：“别自高自大！”“臭货！”“把他捆起来！”“应该审判他……”



97. 就这样，彼得罗当上了指挥官。不久，传来消息说，彼得捷尔珂夫正领着赤卫军从纳郭林斯克乡通过。于是在复活节的第一天，彼得罗带领一百多名哥萨克去参加袭击赤卫军的战斗。



98. 由于顿河上游军区下令，谁不参加这次战斗就要取消哥萨克军衔，因此葛利高里也跟着出发了。一路上看到许多尸体，一个小个子哥萨克告诉他：“这都是赤卫军俘虏，被哥萨克用马刀砍死的……”



99. 彼得捷尔珂夫率领的赤卫军，大多数是从土耳其前线回来的步兵，他们在哥萨克的包围下仓促应战。彭楚克也在其中，他带领的机枪队就分布在一个十字路口的阵地上。



100. 赤卫军的士气有些低落，在哥萨克强大的马队进攻下，许多人后退了。正在这危急关头，安娜端起步枪，头发散乱地冲出了战壕，大声高喊着“跟着我前进！”彭楚克和许多赤卫军战士跟着她冲了上去。



101. 但在一座房子的拐角处，哥萨克那边发来一排齐射。安娜可怜地喊叫了一声。坐倒在地上，伸出一只手，两只眼睛像发了疯似的。



102. 几个战士帮彭楚克把安娜抬到板棚下的阴凉地方。“亲爱的……你一定要告诉妈妈……”安娜嗫嚅着，软弱无力地向后仰着脑袋越垂越低……安娜牺牲了。



103. 顿河苏维埃政府的情况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彼得捷尔珂夫组成五个委员会，带领远征队决定去动员北方的哥萨克加入赤卫军。痛苦中的彭楚克，也跟着出发了。



104. 叛变的哥萨克拆毁桥梁，制造脱轨事件，远征队被迫放弃乘车的打算，准备步行去梅德月次克河口。下雨了，远征队雇的四十辆大板车在泥泞的道路上，行进得十分艰难。



105. 一路上，推翻了苏维埃政权的哥萨克村民敌视远征队，他们有的不愿把食品卖给远征队，有的干脆躲得远远的。反革命暴动的浪潮赶到了远征队前面，远征队的处境更艰险了。



106. 远征队到达卡拉希尼克村时，遭到了哥萨克的包围。彼得捷尔珂夫命令战士抵抗，可是只有一小部分战士跟着他，于是他只好长叹一声，同意和哥萨克代表谈判。



107. 彭楚克竭力做战士的思想工作，让他们不要放下武器。但许多哥萨克希望和平，而且不愿和自己的哥萨克兄弟打仗。他亦无可奈何。他想离开远征队，但又厌恶偷偷出走的办法，只好等去参加谈判的彼得捷尔珂夫归来。



108. 彼得捷尔珂夫几乎是被押送回来的。紧接着，叛乱的哥萨克在一名上士的指挥下，用武力解除了远征队的武装，把他们像俘虏似地向村子外面押送出去。



109. 彼得捷尔珂夫以为在交出武器以后，还会有个好结局。但一走出村子，许多哥萨克老头子骑马追上来，用鞭子和马刀背殴打俘虏。



110. 在谈判时哥萨克上游军团曾答应远征队放下武器即可以获得自由。但是，远征队上当了，他们被押到波诺玛辽甫村，立即受到了一个匆忙组成的军事法庭的审判。判决结果是：统统枪毙！



111. 远征队被关进拥挤不堪的杂货店里。窒息和惊恐使人们喘不过气来。连远征队员要去解手的请求，都遭到了守卫的恶狠狠的拒绝。



112. 彭楚克坐在靠门口的地方，张开嘴拼命呼吸从门缝里透进来的微风。他想起了安娜……死亡对他并不觉得可怕。经过一段艰辛困难的漫长道路之后他感到非常疲倦，他准备牺牲，似乎那样就可以得到长时期的休息了……



113. 彼得罗率领的鞑靼村的哥萨克队伍，在五月十一日黎明时赶到了波诺玛辽甫村。一个村子里的哥萨克告诉他们：“你们来晚了，彼得捷尔珂夫已经逮住，正准备把他们送去见阎王爷！”



114. “怎么能这样？……你是瞎说吧？”葛利高里抓住这个哥萨克的衣襟问道。“喏，你瞧，已经给他们预备好秋千架子啦。”他挣脱葛利高里的手，又指了指两棵柳树中间做成的绞架。



115. 乌云遮蔽着天空，滴滴嗒嗒地落起了稀疏的小雨。波诺玛辽甫村的男女老少听说在六点钟对俘虏执行死刑，像是去看引人入胜的西洋镜，挨挨挤挤地往村头上涌去。



116. 有人来征求鞑靼村派几个执行死刑的志愿人员，彼得罗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不会有！”但志愿担任刽子手的还是有的。米琪喀跨前一步说：“为什么说没有。我同意去。”



117. 第一批要处决的人被押送来了。彼得捷尔珂夫走在前面。他光着脚，把两只巨大的脚丫子坚定地踏在泥泞的土地上，保持着身体平衡。



118. 在土坑前，彼得捷尔珂夫往前走了一步，嗓子沙哑、但很清楚地说：“乡亲们，请允许我看着我的同志们就义，以后再绞死我。现在我想看着自己的同志，帮助那些精神萎靡的人……”



119. 他的请求获得了准许。彭楚克等八个人被推到了坑边。彭楚克望望天空灰色的云和忧郁的土地，而且在敌人开枪前的一刹那，他掉过头看见一个生着雀斑的年轻妇女，一手捂眼，一手紧抱孩子向村子里跑去……



120. 在枪决第二批赤卫军时，妇女们尖叫起来，拉着孩子的手，跌跌撞撞地跑了。哥萨克们也开始走散了。可憎的杀人场面把人们吓散了。只有一些上过前线的哥萨克和特别愤怒的老头子留了下来。



121. 葛利高里从人群里挤出来，想往村子里走，正好和彼得捷尔珂夫走了个面对面。“你在这里？”彼得捷尔珂夫歪着脸笑了笑：“怎么的，你枪毙自己的同志？你变心了？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122. 葛利高里忽而变得气喘吁吁地说：“你还记得格鲁博克附近的战斗吗？你该记得是怎样枪毙那些俘虏军官的……现在你不舒服啦？上西天去吧，顿河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主席！”



123. 贺里斯托尼亚抱住疯狂的葛利高里，把他领到旁边去了。他边劝说葛利高里边喃喃道：“我说，咱们上马吧。开步走，咱们在这儿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上帝，这样对待人太残忍啦……”



124. 他们走了几步，听见彼得捷尔珂夫的说话声，又站住了。彼得捷尔珂夫向围住他的一些哥萨克老头子和士兵，用高亢而热情的声音喊道：“军官欺骗了你们，逼着你们杀死同胞兄弟！”



125. 两个戴着黑色假面具的军官不让彼得捷尔珂夫把话说完，把他强行架到绞架底下。他骄傲地抬起头，踏到一张凳子上去，把衬衣领子解开，自己亲手把绳套套在脖子上。



126. 彼得捷尔珂夫做完这一切，再次沉着地说：“……我们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与将军们的狐群狗党打仗，可是却要死在你们的手里。我不怪你们，你们受了骗！等苏维埃一建立起来，你们就会明白真理在哪一方面……”



127. 那两个戴假面具的白匪军官见波得捷尔珂夫的话在人群里引起了一阵骚动，赶紧把波得捷尔珂夫脚下的凳子踢飞了……



128. 葛利高里和贺里斯托尼亚没有勇气再去看下去，差不多是跑到村子里去的。不知是因为气愤还是畏惧，葛利高里双手哆嗦着，好不容易才解开了马缰绳。然后飞也似地跑出村子，连头也不回地翻过了山岗。（待续）